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休

休大明初博士

喪遇閏議

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通典一百大明元年二月博士孫休議）

孫武

武大明初博士

章太后廟不宜與殷祭議

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

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宋書禮志四，大明二年二月，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尊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太后殷薦告事，使禮官詳正。博士孫武議，又見通典四十七）

王侯兄弟嗣統議

按晉濟北侯荀勖長子連卒、（通典作運卒）立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宋書禮志二，通典九十三，大明二年）

王燮之

燮之、大明初、太學博士、遷祠部郎、

王子出後告廟臨軒議

南豐昔別開土宇、目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宋書禮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詔召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太學博士王燮之議）

太后出行副車議

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通關為允宋書禮志五大明元年九月博士王燮之議

郊祀遇雨議

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日斯明之期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圜丘是猶用圜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卻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陳或爲未宜又按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不異愚謂不宜重告宋書禮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博士王燮之議又見通典四十二

章太后廟宜與殷祭議

按禘小禘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準推尋禘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日孝享親尊愛罔極既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

猶曰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祫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既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宋書禮志四、大明二年二月博士王燮之議、又見通典四十七、作王爽之

皇太妃爲國親本親服議

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義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疏二儀、準之太后。宋書禮志二、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祠部郎王燮之議

孫緬

緬字伯將、太康人。大明初、太常丞。出爲尋陽太守。泰始中、遷尚

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章太后廟宜與殷祭議

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曰：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曰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於祖，既豫祫則必毀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宋書禮志四大明二年二月太常丞孫緬議

祠孝武及昭后親執爵議

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悵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宜二廟同饗闕宮，非推不躬奉，迺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宋書禮志四元徽三年十月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前左丞孫緬議。又見通典四十七

傅郁

郁，大明初博士。

王侯兄弟嗣統議

禮記微子立衍，而禮斯行。（通典作降）仲子舍孫，姬典攸興，歷代遵循，雖替於昔，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舍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捜輕廢，承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宋書禮志二，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傅郁議。又見通典九十三）

國有故不舉祭議

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稱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宋書禮志四，大明三年六月博士郁議）

諸葛雖之

雖之，大明初博士。

王侯兄弟嗣流議

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已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勖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宋書禮志二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孫武傅郁議云云曹郎諸葛雅之議詔可又見通典九十三）

爨道慶

道慶建寍人

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寍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案碑額如此）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寍同樂□□□□□□□□顓頊之玄□才子祝融之胤肩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除九土□□□古功播於万祀故乃耀輝西岳□□郢楚

子文諮德於春秋，班嗣紹縱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述脩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劉，因氏族焉。姻婭媾於公族，振纓蔂乎王室。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遷運庸蜀，流播南口，樹安九世，千柯繁茂，万葉蔂興。卿望標於四姓，邈冠顯於上京。瑛家繼體於茲，而美祖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寧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寧、建寧二州太守，追諡寧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紱充庭。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容貌瑋於時倫，貞操超於門友。溫良沖挹，在家必聞。本州禮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右，仁篤顯於朝野，清名扇於遐邇。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中、相口西鎮，口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寧太守，剖符本邦，衣錦晝遊，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鄉朝本州司馬、長史，而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万里口闕，除散騎侍郎，進無休容，退無愠色，

忠誠俯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軍試守建寧太守、船車
越斧、金章紫綬、榮戰惟懈、襲封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遘釁州
土擾亂、東西二竟、凶竪狼猤、緬成寇場、君收合精銳五丁之眾、依身
伉矢石、傑碎千計、肅清邊嶼、君南中磐石、八備歸望、遂本邑龍驤
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君姿英雄之高略、敦純懿
之弘度、獨步南境、卓爾不羣、雖子產之在鄭、蔑以加焉、是以闔督
既暢、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愷悌君子、孰能若斯也哉、旻天不弔、寢
疾彌篤、享年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遐長傷
懷、天朝遠感、追贈中牢之饋也、故吏建寧趙欠之巴郡杜子長等
□哀□德、永慕玄澤、刊石樹碑、表尙休烈、其頌曰、
巍巍靈山、峻高迢遞、或躍或淵、龍飛紫闕、邈邈君侯、天姿英哲、綰
紳□門、揚名四外、束帛戔戔、禮聘交會、優游南境、□□□、思沾
□裳、撫同方岳、勝殘去殺、悠哉朋后、德重道融、翥翥匪躬、鳳翔京

邑曾口比縱如何不弔遇此繁霜良木摧枯元賦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邈玄石千載垂功

祖已薨背考忠存銘記良願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友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縱控勒在三仲秋七月登山采石樹立元碑表殊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

益州長子驎宏早終次弟驎紹次弟驎暄次弟驎崇等建樹此碑

大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朔嗣孫碩口口口碩萬碩恩碩口碩顯碩俗等立匠碑府主簿益州杜萇子文建侯盛變道慶作（碑拓本家碑在雲南陸涼州有碑陰三列皆人名不錄）

司馬興之

興之大明初為太學博士

國母除太夫人議

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妾皆命天子君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偏

異。宋書禮志二大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

國有故不舉祭議

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皐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旣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已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獨無親奉之義。宋書禮志四大明三年六月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

太子妃喪撤樂議

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旣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宋書禮志二大明五年閏月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又見通典八十二

又議

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準其輕重俯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二

郊配用牛數議

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肆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

所見謂宜用六年宋書禮志三大明五年九月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

太子妃喪不眾祭議

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乃復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祭嘗宋書禮志四大明五年十月博士司馬興之議

程彥

彥大明初為太學博士

國母除太夫人議

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宋書禮志二大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博士程彥議

殷淡

淡，大明中爲殿中郎。

廟祠有故遷日議

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雖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禮大故。廟焚日蝕，許君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君臧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順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準。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宋書禮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殿中郎殷淡議。

常珍奇

珍奇，汝南人。大明中，爲司州刺史。泰始初，與薛安都、袁顗等舉兵應晉安王子勛。子勛敗，遣使請降於魏。魏以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明年，徵其質子不遣，爲元石所破，逃免。

上魏獻文帝表

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未就子勛繼承彼厤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召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 魏書常珍奇傳

陳文紹

文紹建康人

上書訴父冤

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僥司空誕取為府史恆使入山圖畫道

路勤劇備至，不敢有餘，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赦解僥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僥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僥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爲啟，聞所不知。誕因問僥：汝那得入臺？僥被問，依實啟答。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僥：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豈敢持臺家逼我。僥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徧錄，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脩死井中，詐云僥懼罪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宋書竟陵王誕傳，誕檢校僥若道路，當云共反。大明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

劉成

成，吳郡人。

詣闕上書告竟陵王誕謀反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

執道龍、道龍逃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宋書竟陵王誕傳

陳談之

談之、豫章人。

上書訴弟詠之枉狀

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祚、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伍。詠之恆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羅其辜、密白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啟聞、希白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白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事有可哀。宋書竟陵王誕傳

劉緄

緄宋書作思通典作協今從南史爲三公郎

唐賜妻子事議

賜妻痛往遵言兒識不及理攻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宋書顧覬之傳通典一百六十七沛郡唐賜得病吐出蠱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

江長

長大明中爲博士

廟祠有故遷日議

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倫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若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宋書禮志四大明三年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皆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於禮應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

路瓊之

瓊之丹陽建康人文帝路淑媛弟子大明中爲撫軍參軍

上表爲父乞贈典

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衞戌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矜灑潤宋書文帝路淑媛傳大明四年上表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案道慶淑媛弟

顧濬

濬大明中舉揚州秀才不第

大明六年舉秀才對策

源淸則流潔神聖則刑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通鑑一百二十九上覽之惡其諒也投策於地

全宋文卷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龢

龢會稽餘姚人大明中太學博士泰始中遷儀曹郎長兼博士歷中書郎拜廷尉卿

上明帝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閒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鴈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如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

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僞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

恭貞偽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歸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洮汰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好愈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於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跡既料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顧恩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研究乃使使三吳荊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跡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料簡二王書

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環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遺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懷美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由是擬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緣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為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

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
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
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
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
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
同度翦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
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
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
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於
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
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
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
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

瑚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輕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簡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

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
常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
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
神明頓還舊觀傳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
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
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飡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
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
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荅之
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眞又羲之性好鵝山陰
曇壤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淸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
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
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
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

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誰所作荅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

白紗裓，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御覽作襟）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中尋取紙，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又略見御覽七百四十八引兩條）

郊祀用牛數議

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宋書禮志三大明五年九月博士虞龢議）

四時講武獻牲議

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準（宋書禮志四大明七年二月太學博士虞龢議）

宣貴妃立廟議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昏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

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祔立新廟（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大明七年上又通典有司云云有脫文通典四十七作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應祔議）

宣貴妃祔廟議

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為言已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傳祝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宋書禮志四大明七年三月）

昭太后祔廟議

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日

夫氏爲定，夫亡吕子爲次，昭皇太后卽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吕次序而言，宜躋新廟於上。宋書禮志四。泰始二年正月，長兼儀曹郎虞龢議。又通典四十七。末句作宜躋廟於上位。

皇太子納徵議

按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儷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宋書禮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又見通典五十八。

皇帝幸東宮作鼓吹議

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嬉，求洽作鼓吹，非嫌。通典一百四十七。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龢議。案武帝當作明帝，其事在泰始中，因誤吕爲晉時耳。

顏奐

奐，大明中，祠部郎。

郊配用牛數議

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宋書禮志三大明五年九月制郊部郎顏奐議

顏僧道

僧道，大明中博士。

晉陵國廟祭議

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宋書禮志四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剌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古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

王元督

元督，東海人，大明中爲衛國別駕。

與劉惠書

比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南齊書劉瓛傳瓛父惠又南史五十

孫薩

薩彭城人

詣郡列辭

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宋書孫棘傳大明五年發三五丁薩應充行坐違期付獄兄棘詣郡乞身代薩又辭列免兄棘妻許復語棘君當門戶且大家以小郎屬君豈可委罪大守張岱依事表上世祖下詔賜帛

孔淵之

淵之右軍長史靈符次子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景和中被讒與父俱賜死

張江陵與妻吳罪議

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

之謂江陵雖値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宋書孔季恭傳通典一百六十七大明中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値赦律無罵母致死値赦之科淵之議

庾徽之

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大明中爲御史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

奏彈顏竣

臣聞人臣之奉主盡家忘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寵卑上是曰王叔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涵亂淸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寵養天地更造拔自非次聖朝親攬庶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竣呂逼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

詔屢發當待責效權忞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苟遇之門卽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徊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吕卜天旨旣獲出蕃怨讟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啟奏必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聞亂蔑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計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吕已被斥外國道將頹微積懷抱惡窮餚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譏遂身居崇寵奈乘萬金榮吕夸親豚不充蓄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吕供帳下賓放酣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遊代都文吏牸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興運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

性，日月彌滋，淡泊之心，在盈彌篤，況征須貪冗，未足爲譬，今皇明闡燿，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實惟害焉，宜加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宋書顏竣傳王僧達竣誅謂爲竣所讒搆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

費文淵

文淵，蜀郡成都人，孝武時徵士。

上刺史張悅書乞留釋道汪

道汪法師識行淸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行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願鑒道俗之誠，合四輩有懇也。高僧傳道汪姓潘長樂人住蜀武擔寺將赴梁州刺史申坦文淵上書悅即款留

孫沖之

沖之，景和中，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尋爲晉安王子勛諮議參

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統前軍子勛建號以爲左衛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宋書鄧琬傳

虞通之

通之會稽餘姚人爲黃門郎步兵校尉有集二十卷

爲江斆讓尚公主表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輸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被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微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

幸，仰緣聖代，自陳懇質，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初學記作尚公主者〕雖累經美胄，亦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初學記作眞長佯愚以閉辭，子敬奔走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南史、初學記作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謟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

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
必以三晡初學記作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
影纔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
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
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
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
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
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
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暖憂憤、用致夭
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
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

遐事踰天覩故吞言咽理無故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覩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藝文類聚作歎初學記作款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初學記作恩制頓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翦髮投山竄海初學記末有云云二字宋書孝武文穆王皇后傳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以此表徧示諸主又見南史二十三王藻傳藝文類聚十六又初學記十三以為虞通之作

明堂頌

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羽黃縣股飈輝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緜緜教樞翳翳化紀辟沆五都風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俯軌觴寔亟統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聲六樂協

和，四圭流明，殷殷華麗，監盥孚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照。初學記十三

王略

略，泰始初博士。

昭太后祔廟議

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祀，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宋書禮志四：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有司奏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又見通典四十七

王慶緒

慶緒，泰始初博士。

禮敬太子生母議

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宋書禮志

二泰始二年九月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如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虛絡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五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緄

緄，泰始初，太學博士。隋志梁有刪定郎劉緄集五卷，疑即此

祀孝武昭后二廟議

尊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承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已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宋書禮志四，泰始二年六月，太學博士劉緄議

孫奐

奐，泰始中，尚書左丞，累遷至光祿大夫，有集十一卷

重奏江夏王女服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已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南齊書江謐傳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敻重奏）

孫詵

詵字休羣太原中都人大明中爲劉秀之安北諮議參軍泰始中兼太常丞累遷至御史中丞

三公山下祓賦

九醞白醝（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

皇太子納徵議

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蘩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

皮玉之美宜謚輝備禮稱東宮儷皮珮珪璋數合同璧能紀文物各應用二宋書禮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兼太常丞孫詵議又見通典五十八

王仲起

仲起字子震吳興人泰始中爲儀曹郎歷晉平太守遷廷尉

皇太子冕服議

案周禮公自衮冕以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賀宋書禮志五泰始六年正月儀曹郎王仲起議又見通典六十一

王延秀

延秀太原人泰始中爲祠部郎

重議郊祀

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

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宋書禮志三：泰始六年五月，虞愿議，曹郎王延秀重議。）

祀明堂應告廟議

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宋書禮志三：泰始七年十月，祠部郎王延秀議。）

檀珪

珪字伯玉，高平金鄉人，安南將軍韶孫，爲沅南令，罷歸，元徽中爲安成郡丞。

與王僧虔書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

姪儭死，其棄去冬，今春頻荷二救，既無中人，屢兒跣奪，經涉五湖，踰歷四嶮，漕瀆十二，按觀六七，遂不荷潤，反更縣經，九流纏小，自不宜獨若一物，蝉服蠟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遂與肉，餓憐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侵，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假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吕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嫡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奏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衞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南齊書王僧虔傳，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已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已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已世代遼而被棄，年世疏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已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已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南齊書王僧虔傳）

司馬褧之

褧之，泰豫初兼太常丞。

皇太妃爲國親本親服議

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條親況皇太妃位亞尊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其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宋書禮志二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閡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其呂下當猶服與不滌太常丞司馬燮之議

韓賁

賁元徽中爲太常丞

昭太后廟毀置議

案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幾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宋書禮志四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

祠孝武及昭太后親執爵議

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雖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粢。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宋書禮志四。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否，下禮官議，兼太常丞韓賁議。）

殷匪子

匪子，元徽中為都令史。

昭太后廟毀置議

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案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

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瘞於廟兩階之間案階間本以瘞告幣瘞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瘞於廟之北牆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瘞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宋書禮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都令史殷匪子議

沈俁之

俁之元徽中爲儀曹郎中

駁王儉公府長史朝服議

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尙沿物哉夫邊貂假幸侍之首賤幘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況朱裳自朝緬傾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爲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兼會非古訓靑素相因代有損益何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頹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宋書禮志五元徽四年儀曹郎中沈俁之議

又議

雲火從物沿損異議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幘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旨達官之簡略律若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舄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固不如一此蓋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盛

案通典輕作脛

會子府之讎討論擬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既革之餘文臺撫永行之成典貞有期於無內非所望於行迷同上

崔凱

凱一作元凱有喪服難問六卷

喪儀

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輕車各載一枚通典七十九案此條作崔元凱

弔哭

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衆主人袒郎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今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

子左貫首經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版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傍三拜衆賓不荅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乃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也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

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說而已通典八十三

服飾

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哭之也通典八十三

懸重

鑿木爲重形如札有竅設於中庭近南㠯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爲㠯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㠯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椓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爲帳焉案蔡謨說㠯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㠯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遺像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㠯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通典八十四

始死服變

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㠯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事皆三踊君來弔則九

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將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斷哭拊心無數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同母伯叔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通典八十四

遣奠

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將至墓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遣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絜牲剛鬣用薦此遣奠者也通典八十六

虞祭

子爲父三月而葬將啟出棺皆絻散帶垂既殯袒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通典八十七

祔祭

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呂合亡者，祔祀之也。呂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為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通典八十七

為祖母持重服

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己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為之齊縗三年者。凱以為祖母三年，自謂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為祖斬縗三年，祖母齊縗三年。今己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縗周耳。通典八十九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母嫁服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鄭玄曰：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案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為出妻之子，為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為之

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爲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爲之服則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曰爲齊縗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始終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則不服庶子不服也通典九十四

喪服駁

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曰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又云代人有出爲大宗後還爲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曰經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

兄弟降一等此指爲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曰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爲服紀耳案晉劉智釋疑或問禮爲人後者爲當唯出子一身還本親也將闔孔正陽等議曰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爲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曰其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案禮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爲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爲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爲甲後皆當稱爲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親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曰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得絕之矣儒林掾謝擬稱學士張擔之從祖母丁喪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詳禮典輒教助教陳福議當諸出爲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爲後者之身及爲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議則擔之不應廢業王彪之荅如所云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曰諸儒

之說義旨總謂爲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案記云夫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鄭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無服乎禮義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擿之當服大功 通典九十六

居重喪遭輕易服

斬縗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絰婦人腰絰也又易其故既練之葛已麻謂男子腰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既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周之葛帶男子首絰婦人腰絰皆言周者斬縗練男子除首婦人除腰今大功之喪既葬首腰皆當有絰大功既葬之葛絰則小功之絰也大四寸六分小不可已居三年之喪故皆絰周絰也 通典九十七

謝鎮之

鎮之明帝時散騎常侍

與顧歡書折夷夏論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搉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齊聲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竊闚幽宗若不思探賾無階豪槩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處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幾翦拂廢祀亦猶蟲讚鳥貽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敬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經據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

宋弘明集作苦思探賾

祐當作拓

經據二宋互倒

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闍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遂失正路未悟前覺耳已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眞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是已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蕺髮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栝車溺可已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旣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

耆當作嗜

四舍當作四含

夫貪則絕情想於耆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奥籍三藏四舍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

滯必不羽化。郎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鏡興。可謂指蟲迹爲搢文。餌於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推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弘明集六

重與顧歡書 析疑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爾類長之爰至某奕。敷佛彌過。精旨踰昧。夫僞價貿珍。暱夜不售。所謂鼬走滅跡。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嘗

姚作沉

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暑珠雖隱蓍四易顯聊以寄謔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義舉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親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莊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妙欲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恆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寧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眞也形者俗也眞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眞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

銓一作全

光潜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吕全形字祀恩核六耦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盡是有涯之制未觀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疏兩汲精疏兩汲則剛柔一致是吕清律幽暢誠規易準夫吕規爲圓者易吕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眞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吕此締眞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大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銓邪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啟

德。

頌曰：逝往兮籍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晢晢。太陽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慢兮遠逝。卞和慟兮荊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箴蔑兮般若，焉相責兮智慧。釋藏車六 弘明集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五十六終